大明寶訓

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 (3)
函號 贝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

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已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吴元年九月癸卯新内成

太祖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靡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搆為宮室已覺作之者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閑暇有以酣飲費貲者

太祖聞召諭之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乃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

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太内宮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麦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花圃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飾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太祖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故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鑑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太祖以大内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違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

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宮壼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强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

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勵忠節

○吳元年十月辛亥

太祖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襃崇於後代益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十二月丁卯

太祖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一代中興

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閫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
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
若夫成敗利鈍一聽於天以此存心足為忠臣使其不
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險邪釋其私忿
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
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
右丞參政院官者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
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為元實則跋扈若一旦
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
寧如是乎

報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
烈士以身徇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
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
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勅中書省
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
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
廣越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
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
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

建忠勇之節歿有無窮之榮身雖歿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為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為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鬪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德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来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户吴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

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駡且訴寃於朕朕以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頓首

○丁丑

太祖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奏成算遂翦羣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

太祖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埸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荐罹其害遂命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勳勞獨念死者永違鄉土不得收瘞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為收其遺

斂具棺葬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國公徐達既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充軍者亦宥之令自立勳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太祖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嘗暫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使有所贍爾心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而予則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為適中優以全祿未為過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

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太祖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矦陳理同羣臣朝

太祖深憐之理退因謂羣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其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荊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為鑒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

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呉元年十月丙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

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
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
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
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
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
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
之重豈可須臾而忘警戒哉
○丁亥
太祖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
亡之事
太祖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
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
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
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四月戊申
太祖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
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偕祖母世承忠
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
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
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
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太祖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
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
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無度政
令墮壞民困於貪殘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不
興
太祖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
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絶天怒人怨盗賊蠭起羣雄
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
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
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
罔敢驕横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
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
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
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録成
太祖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
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頻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

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為
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
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彰善惡
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為法守
○壬子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
名甚至臣下詐偽瑞應以恣驕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
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
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後其心羣臣
曲意迎合茍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
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

以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
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
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
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太祖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
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
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
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

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輩遂為朕臣僕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鑒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

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

宗社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

太祖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製中都城隍神主成

太祖自為文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安之

太祖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

妄為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為民父母者也苟所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内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陛下終始此心則天下幸甚　是日貽鑒録成以須賜諸王

太祖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太祖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譔樂章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益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譔述毋有所避

○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官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於此然所

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太祖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

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
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
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蹔
安但祗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
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頼書云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爾羣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
太祖御華葢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太祖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
而已凡求私便於已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
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
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
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太祖與翰林侍制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
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
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當
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太祖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

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愼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太祖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太祖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太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違離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

命於天

太祖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太祖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孳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太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慊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弭災異

○吳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太祖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雨
羣臣請復膳
太祖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
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屢獲豐
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內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厲感
兹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太祖曰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災
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詔免民今
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
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
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
天譴參政傅瓛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
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
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
罪宰輔有戾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
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

太祖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

太祖諭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益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屏異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即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遊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盖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間曽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絶之

○洪武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

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為戒事渉妖妄豈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書獻

太祖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太祖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説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

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評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

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寛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壬戌

太祖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

太祖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

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太抵人
君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五月丙子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閲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太祖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
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太祖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
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
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
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
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

者皆非也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九月戊寅

太祖坐便殿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
學而豪爽脱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苻堅窮兵黷武不
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
太祖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勍敵故易以成功苻
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為力夫親履行
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
如堅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
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

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太祖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吴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太祖曰夫以吴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吴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同對曰春秋載栢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吴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吴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

太祖御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剋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剋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

太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寇鄧耿賈以為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

天之生才以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之臣亦可以當之

太祖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襍乎霸術其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臯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矣吾方有事海内憑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羣賢畢出佐隆大業稽之于曆自宋太祖至今正當五百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九月乙巳

太祖問侍臣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侍臣對曰太宗雖才兼文武而於為善未免少誠高祖豁達大度規摹弘遠先儒嘗論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以此觀之高祖為優

太祖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為羮頡矦内多猜忌誅夷功臣顧度量亦未弘遠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又為優矣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太祖閲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兎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

構大厦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丙申

太祖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為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

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太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瀆至於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若漢唐宋之政

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虛在此則變而為實機玅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襍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而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盖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九月丙辰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

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没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
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
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
太祖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
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
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
親謟諛並進有失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
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竪小人朋比
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
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
太祖與侍臣論歴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
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
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襍
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
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為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相
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中
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於此
故非漢高所及
太祖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
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
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
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綿昌侍臣頓首曰
陛下之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

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情明
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
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
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
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
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
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
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

任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已酉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遠凡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太祖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國日亂觀唐太宗之用房杜則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之用楊李則致安史之亂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監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乙酉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太祖閲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八月乙卯

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

太祖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有可稱

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

太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

武矣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太祖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當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

聖德謙沖不有其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

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茍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

○乙巳正月己巳

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丙午五月壬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恐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太祖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寛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寛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寛仁必當聚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寛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三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翼等來謝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艱於衣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涉良苦是以所安爾者反勞爾也豈朕之本心爾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七月辛卯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太祖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鬭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卹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尊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

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

○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羣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武跨越千古

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卹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太祖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五月乙巳

太祖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從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

為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惻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

○八月乙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鬬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徧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無夭閼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衆朕荷
天命為億兆主顧玆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太祖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為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為罪之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
○五月辛巳
太祖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對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也寧慚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

太祖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輛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體寒況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十月丁酉

太祖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兵部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銖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寛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無損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太祖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

太祖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

太祖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壯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

太祖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恐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

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罷其役仍命臨
濠行工部惟留窑冶及焼石灰匠其餘匠悉遣還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沂州受
親舊私遺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
府奏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命皆釋
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如大河衛百
戶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
其生不見已十年百戶即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
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
失寛厚之意

○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
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
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
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安今臨濠營造之宜各給米
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月癸巳
太祖謂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内練兵者所以衛民凡
中國之民安於畎畆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為
之衛也因思邊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況今十月其寒
可知朕為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食嘗為之不美一民

一民之寒寢嘗為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軍装以給之勿緩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根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九[illegible]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棺櫝

太祖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棺櫝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役三年復為文遣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勑官為棺櫝送至于家今復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洪武十年二月辛酉

太祖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旣遠貧乏者多月給廪米僅足自給其有死亡棺斂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死無所歸或至暴露甚非憫下之道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況吾之壯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士死亡家貧不能舉者為給棺葬之所司著為令

○五月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為冦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

太祖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為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脅為盜皆不得已豈眞為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令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四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俊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亦不傷民

太祖曰青綠産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所費況貸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相借貸其弊百端為害滋甚豈可以彩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産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戸歳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勅諭戸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豊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為奸而病吾民歟今歳豊而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歳勤謹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太祖曰蠻夷之人相煽為非一時詿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者脅從之人不必躬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為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為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為政者爾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勅

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太祖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請以菽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太祖謂戶部臣曰以菽代穀者為其輕可以便民然菽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極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痿乎

○五月癸酉

太祖謂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勞而不報者匪義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竝優給之毋令失所

○九月癸未

太祖諭左軍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遼東驛卒者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都督府臣諭之曰軍士有從征已死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雖已優給然遠違鄉里終無所託其有願還鄉依親者悉遣其去人給鈔五錠為道里費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頓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廣茶陵衛城庫隘周圍四里宜循城西排柵舊趾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為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為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儻隳壞必須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戸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太祖諭戸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給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

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
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
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必嚴禁
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
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揭諭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
太祖御右順門有近臣奏廐馬暴斃請罪主典者
太祖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死也今廐馬自斃何可罪人得
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
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
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玼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太祖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
後為之時可為而財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
為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為之則事
易集今雲南之境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以
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
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